

S 00552

魯濱孫飄流記



刊叢學文年少明曉

記流飄孫濱魯

著 原 福 狄

述譯 光錫唐 正均顧



店 書 明 開

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〇八八號

魯濱孫飄流記

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
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

每冊定價・〇五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譯 述 者	原 著 者
開 明 書 店	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	顧錫均 唐錫均 光正	狄福

有著作權不圖准翻印

目次

第一章	沈船	一
第二章	在島上	一五
第三章	堡壘	二五
第四章	地震	三七
第五章	探檢和創造	五
第六章	沙灘上的脚印	八
第七章	野蠻人	九
第八章	拯救星期五	二〇
第九章	教育星期五	二六

第十章	與野蠻人的戰爭·····	二七
第十一章	一隻英國船·····	四一
第十二章	得救·····	五五

第一章 沉船

一千六百三十二年，我出世在英國約克城的一個幸福的家庭裏。我的父親姓克魯茲尼爾，原是德國的布雷門人，初來英國的時候，住在赫爾，後來經商積了一些錢，就不再做事，搬到約克城裏來住，並且在那里娶了我的母親。我的母親是約克城裏很有名望的魯濱孫家的女兒，因此我從母得名，叫做魯濱孫·克魯茲尼爾。不過英格蘭人把克魯茲尼爾讀做克勒索，所以認識我的人，都叫我魯濱孫·克勒索。

我有兩個哥哥，大哥是個軍人，當英國和西班牙開戰的時候，打死在鄧克爾附近。至於我二哥的下落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。

在弟兄中，我的年紀最小，而且又不曾受過職業的訓練，所以我心裏早就存着遊蕩的思想。我的父親很守舊，他打算叫我去學習法律，但是我的志願卻在航海，此外一點也

不能引起我的興趣。我對於航海已經成了癖好，我堅決地反抗着我父親的命令以及我母親和朋友的勸導。

我的父親是一個聰明嚴正的人，他揣知我有航海的計畫，就想誠懇地教訓我一番。一天早上，那時他正患着腳瘋病，躺在牀上，他叫我到他的臥室裏去，握着我的手，很親切地討論到這個問題。他問我，爲什麼僅僅爲了喜歡浪游而忍心離開家鄉。他說，假使我肯好好地住在家裏，那末只要刻苦用功，將來很有發展的希望。他叫我不再鬧這種孩子脾氣，也不要辜負了這天賦的福分而自己去找苦喫。他說，我有現成的飯喫，有現成的衣服，要是這樣的生活還不能滿足，他可不負責任。最後他又告訴我，我可以看大哥的榜樣，當時他曾幾次三番地勸大哥不要去投軍，但大哥執意不聽，結果就打死在戰場上。現在我假使還是要走這一條老路，那末等到將來懊悔的時候，也許就沒有人來幫助我了。

我看見他說到最後的一段話，尤其是說到我大哥戰死的時候，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；又當他說到沒有人來幫助我的時候，他已經感動得說不出話來。他告訴我，他的心裏

很難過，不能再說了。

我聽了這些話，非常感動。我決計遵從我父親的意旨，安安分分地住在家裏。可是過不了幾天，這決心又完全搖動了；我打算私自逃走，免得父親再來苦勸。然而這計畫我並不立即實行，我告訴母親，我很想出外去見見世面，我對於別的事情都不感興趣，做起來一定沒有好結果，我父親與其強迫我私自逃走，還不如乾脆地答應了我的好，我現在已經十八歲了，到商店裏去當學徒，或到律師事務所裏去當書記，都嫌太遲，我敢斷定不待學習期滿，早就從師傅那里逃出來去度航海的生活了。因此我請求她婉勸我的父親，姑且讓我去航行一次。我答應：如果我過不慣這生活而回到家裏來，以後我決不再去，並且要加倍地用功，以補償荒廢了的時間。

我的母親在表面上雖然拒絕我的請求，但是我後來知道，她確曾把我這一番話轉達給父親，我的父親仔細地思量了一會之後，就嘆息地說：「這孩子如果肯住在家裏，他至少可以享到一點清福，如果他要出外去，那末他一定會遭到極大的不幸；這事我萬不

能答應。」

約在一年之後，我偶然到赫爾去，在那里碰到一個朋友，他正要搭他父親的船到倫敦去，見了我，就邀我同行。我得了這樣的機會，便不待徵得我父親的同意，就於一六五一年的九月一日上船出發了。不料船到雅茅斯埠，忽然漏水沉沒，幸有小舟經過，纔把我們救上岸來。當時我猶恐回家去被鄉人所嗤笑，便索性改由陸路趕到倫敦。在那里我從親戚處商借了四十個金鎊，就採辦了一些貨物，更搭船到幾內亞去做買賣。在幾內亞，我把貨物換了五磅多的金砂，回來在倫敦變賣得三百個金鎊。我因為這次航行的順利，不久就又搭原船繼續去航海。

那次的航行可真不幸極了，船被摩爾海盜所擄，我在海盜家裏做了兩年的僕役，後來我見有機會，就帶了許多的糧食和什物，和一個摩爾童子駕着小艇逃出來。我們沿着阿非利加西岸，向南繼續航行了好幾個星期，纔為一艘到巴西去的葡萄牙商船所救起。那船長待我很好，船到了巴西，他就把我的小舟和什物都作價收買去。我把這筆錢

在巴西買了一塊地，在那里勤苦地種植甘蔗，得到了不少的盈利。這樣約過了四年的光景，我的好動的心又不安於平凡的生活了。

一天，有幾個種植人來看我，說是要合資辦一艘海船，委託我裝些貨物到幾內亞去，換些黑奴來做墾植的工作。我雖然知道，若要掙錢，必須安心地長住在那里，但是我敵不過這浪游的誘惑，終於把這事答應了下來。

我們把一切都辦妥了以後，船便預備出發，我於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上船，這個不祥的日子，正是我八年前在赫爾和我的父母遠別的那天。我們的船載重約一百二十噸，船上有小礮六尊，除船長、聽差和我自己外，同行的人還有十四個。我們船上並沒有大件的貨物，只有一些配和黑人交易的零星物品，如珍珠、玻璃、貝殼、鏡子、小刀、鐮刀、斧頭等類的東西。

就在我上船這一天，我們起程沿海岸向北航行，預算到北緯十度或十二度的時候，就折向阿非利加海岸去。沿路天氣晴朗，不過非常炎熱，過了聖·奧格斯丁諾角以後，我

們就折入海心，四顧茫茫，望不見一片陸地。駛行的方向正和開往弗南獨島去一樣。後來改向北東微北的方位，就把弗南獨島撇在東方。

我們在這一條路程中行了十二天，就穿過赤道。當我們到了北緯七度二十二分的時候（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觀測），忽然起了颶風，先從東南起來，既而轉為西北，終於變成了東北風。風猛烈地吹着，波濤大作，船左右顛簸，這樣地繼續了十二天，我們一點也不能自主，只有聽憑狂風的擺佈。在這十二天中，我每天只希望被怒濤所吞滅；實際上不僅是我，凡是在船上的人，沒有一個敢作活命的想頭。

正當風濤險惡的時候，同伴中有一個患熱病死了，還有一個人和船長的聽差，被巨浪捲去了。到第十二日，風勢稍減，船長盡力觀測，發現我們的船在北緯十一度，離聖·奧格斯丁諸角的西面約經綫二十二度；船長由此推定這船是在圭亞那海岸，即巴西北部當亞馬森河和奧林諾可河的外口的中間。當下他和我商議此後應取的航路；因為船已漏水，不很堅實，他就主張開回巴西海岸去。

我對於船長的建議，極力反對我和他同看阿美利加沿海的地圖，斷定附近都是沒有人烟的地方，非到加利濱羣島範圍以內，無可求救。於是我們決定向巴布屠斯島駛去；這樣，入海較深，可避去墨西哥灣的內流的影響，我們預計在十五天之內，總可以開到那里；因為我們的船急待修理，我們的糧食必須添配，否則我們就不能航行到阿非利加海岸去了。

依照這個計畫，我們就變更航路，向北西微北的方位駛着，以便開到什麼英屬的島嶼去，希望在那里遇着援救。但是事實上，我們的航行剛剛和原定的計畫相反，當船正開到北緯十二度十八分的時候，第二次的颶風又起來了，把我們吹向西方，一直吹出人類通商的航路，即使我們不死在海裏，也多分要被野蠻人所犧牲，而不能生還家鄉。

在這種尷尬的時候，風仍舊猛烈地吹着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人忽然大呼「陸地！」我們聽見了，立刻跑出艙來觀望，想明白我們究竟漂到了什麼地方，不料一到外邊，那船剛巧碰在一片沙灘上，頓時攔住，巨浪狠命地打來，好像一下子就會把我們毀滅的一般；我們立

刻逃到內艙，以迴避海上浪花的濺潑。

在這樣的境況中，是誰也形容不出我們的驚惶來的。我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，或到了什麼陸地——是島呢還是大陸，是有居民的呢還是沒有人烟的。風勢依舊很大，雖然比先前小了一些，但是我們保不住這船可以支持多少分鐘，而不致破裂，除非靠了神力，風立刻變了方向，總之，我們只有面面相覷，坐待死亡的隨時來臨。我們唯一的安慰，是那船還不曾破裂，這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，而且據船長說，風勢已在減退了。

在風濤未起時，我們的船梢上原有一隻小艇，但是牠被波浪擡在舵上擊破了，後來又被巨浪衝去，或已沉入海底，或已飄入海心，所以對於這一隻小艇，我們已毫無希望了。我們的甲板上還有一隻小艇，但是怎樣把牠放下海去，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然而我們沒有躊躇的時間，我們每分鐘都在疑心着船的破裂，而且有人對我們說，牠實在早已破裂了。

在這個危急的時候，船上的大副托住那隻小艇，由我們衆人的幫助，把小艇拋在大

船旁邊；大家都上了小艇，讓牠在海中飄流，把我們十一人的生命，聽憑老天和浩海的擺佈；因為那時風濤雖已稍減，但是激岸的巨浪，還是高得可怕。

現在我們真是狼狽極了；我們大家都明白，這小艇一定喫不住這掀天的巨浪，眼見我們都要溺死。至於掛帆，我們根本就沒有帆，即使有，也不中什麼用；所以，我們只有努力向岸邊划去，心裏雖然着急，好像犯人綁赴刑場去正法時的樣子，卻也徒然；因為我們的小艇一行近岸邊，勢必被怒濤撞得粉碎。

我們不知道那海岸邊是巖石或是沙地，是峭壁或是淺灘。我們唯一的近情的希望，就是碰巧找到什麼灣港或河口，可以讓我們把小艇划進去，或者靠了高岸的掩蔽，可以找到一個風平浪靜的去處。但是這種地方終於沒有發見；而且我們漸漸靠近岸去，那陸地似乎比大海更其可怕。

我們一面划着，一面隨波漂流着，這樣約行了一海里半路程的光景，忽見有山一般的怒濤，在我們的後面滾來，顯然是要截斷我們最後的一綫生命。總而言之，那暴浪立刻

把我們的小艇打翻，而我們立即都被怒濤所吞沒了。

當我沉到水裏去的時候，我所感覺到的思想，混亂得非言語可以形容；我雖然很會游泳，卻也不能冒出浪花來透一口氣息。後來有一個巨浪把我一直衝到岸邊，等到那巨浪力竭退卻時，就把我擱置在差不多是乾燥的陸地上，但是我因為喫水過多，已累得半生半死了。雖然我的呼吸很困難，但是我的神志卻還清醒，知道自己已經意外地漂近了大陸，就立即跳將起來，盡力地向着大陸逃命，以免浪頭再湧上來把我捲了開去。

但是我立刻覺到這是無可幸免的事；我看見山一般高的怒濤，在我後面追上來，我沒有方法，也沒有力量來抵抗。我只有拚命地屏着氣息，升到水面上來；這樣一方面可以維持呼吸，一方面也許能趁勢游近岸去，原來我現在最耽心的是浪來時既然會把我捲到岸邊，浪去時要把我捲回到海裏。

我又被巨浪所淹，沉在浪下約二三十呎的深處，我只覺得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和很快的速率，把我一直向岸上衝去。但是我屏住呼吸，更竭力向前游去。當我正在窒息得耐

不住的時候，忽覺自己的身體已升在波頂，我的頭和手已經透出水面，這對於我真有無限的助力，我保持這樣的位置雖然時間不到二秒鐘，可是已減少了我不少的痛苦，使我調整了呼吸，壯大了膽力。

此後，我又被怒濤淹沒了一會，但不久就掙扎起來；那時我看見海浪的來勢已竭，正要後退，我就逆着牠的回勢，向前游去，覺得我的脚重又踏着實地。我靜立了一會，舒了舒氣，等海水退盡後，我就拔起腳來，拚命地向岸上飛奔。但是這一回我還不能擺脫海浪的滋擾，洶湧的巨浪又在我的後面打來；我又兩次被海浪所捲，和從前一樣地把我衝向前方。那里的海岸是非常平坦的。

這最後一次的波浪，幾乎送了我的命；因為牠像從前一樣地把我捲上岸去，卻把我重重地摔在一塊巖石上，我使頓時昏厥，不省人事，因為那一擲，正擊中我的胸膛，我的氣息便飄然離開了我的軀殼。但是在第二次的波浪還沒有回來時，我已稍稍蘇醒，爲了怕再被海浪所淹沒，我立定主意，緊握住巖石的一角，屏住氣息，以待浪濤的退去。

現在，因為離岸較近，浪濤已沒有像從前那樣地高猛，我緊握住巖石的一角，等到浪濤一去，我就再向前奔跑。這時候我已離岸很近，所以第二次的浪濤，雖然也衝過了我，但是我沒有被牠捲開去。我再鼓勇奔跑，就踏上陸地，心裏寬慰了不少。我爬上岸邊的峭壁，在草地上坐下，這纔算脫離險境，到了浪濤所不及的地方。

現在已安全地登上陸地了。我在岸上徐徐地踱步，心裏沈思着我得救

時的情形；並回憶着已經溺斃了的伴侶。這些人我從此就不再看見；除了在後來飄近岸來的三頂大帽，一頂小帽，和兩隻不成對的鞋子而外，連一些兒形跡都不再看見了。

